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从清浊别义看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

**A Study on the origins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of  $\gamma$ -,  $g$ -,  $j$ - in  
Archaic Chinese: a morphological perspective**

**Submitted by: 郑琇瑜**

**Tay Xiu Yu (U1030125F)**

A Final Year Project submitted to th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Bachelor of Arts (Honours)  
in Chinese

**Year of Publication: 2014**

## 感谢

我想感谢所有支持我的人，包括中文系和非中文系的朋友。虽然他们并不太了解我在写什么，但有了他们的鼓励和督促，我才没有放弃，仍然坚持下去，把论文写好。

另外，我也想感谢潘秋平老师在这期间的指导。他的指导让我脱离一开始懵懵懂懂的状态，一步一步的把这篇论文写好。他不厌其烦，耐心地教导我，让我如今对论文写作有关更深入的了解。

## **Acknowledgements**

I would first like to thank all my friends who supported me throughout this period. Their support motivated me to persist on this journey and not give up halfway.

I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my supervisor, Asst Prof Phua Chiew Pheng. He patiently guided me and answered all the queries I had. Thanks to his help, I now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n how to write essays.

# 目录

第一章引言	1
第一节 群、匣、喻三上古来源的分歧	1
第二节 重组现象以及龚煌城对*grj-的构拟	8
第二章 清浊别义论述及对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问题影响	13
第一节 清浊别义字的上古语音特点	16
第二节 清浊别义实验设计	20
第三章 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	22
第一节 清浊别义当中清声母为见母，浊声母为匣母的字	22
第二节 清浊别义当中清声母为见母，浊声母为群母的字	24
第三节 喻三字的上古来源	26
第四章 结语	28
参考文献	31

## 图表目录

图表 1: 李方桂对群、匣、喻三的上古构拟	2
图表 2: 丁邦新对上古的群、匣、喻三最初构拟 (丁邦新, 2008:22)	3
图表 3: 丁邦新对上古的群、匣、喻三最终构拟 (丁邦新, 2008: 37-38)	3
图表 4: 包拟古收集的东汉时期的谐声情况 (丁邦新, 2008: 23)	4
图表 5: 邵荣芬整理出的上古谐声统计表 (邵荣芬, 2009: 16)	5
图表 6: 《广韵》三十五字母和等韵的关系	6
图表 7: 上古端、知、章不分的演变规律	7
图表 8: 丘素郡对群、匣、喻三开口字的上古构拟 (丘素郡, 2013:39)	7
图表 9: 丘素郡对群、匣、喻三合口字的上古构拟 (丘素郡, 2013:40)	8
图表 10: 龚煌城和丁邦新构拟的三等韵的介音	9
图表 11: 丁邦新对重组字的部分构拟 (丁邦新, 2003: 16-17)	10
图表 12: 龚煌城对来母三等字的构拟 (龚煌城, 2004: 39)	10
图表 13: 梅祖麟对清浊别义字的演变规律构拟 (梅祖麟, 2008: 7)	14
图表 14: 白一平对清浊别义字的部分构拟 (白一平, 1997: 46)	14
图表 15: 周法高和沈建民研究中见组字当中的清浊别义字	22
图表 16: 喻三去声别义的例子	26
图表 17: 修订后的丁邦新构拟	29

## 摘要

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问题至今已被众多学者研究许久。目前只剩两种说法比较受学术界认可，其他的说法都已经被排除掉。

第一种说法是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是舌根塞音， $*g-$ 和 $*g^w-$ 。支持这个说法的学者包括李方桂、龚煌城和丘素郡。他们通过演变规律、汉藏语比较以及《广韵》中声母和等韵的搭配关系支持他们的立场。

第二种说法是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有两个，舌根塞音和 $*g-$ 和 $*g^w-$ 以及 $*ɣ-$ 和 $*ɣ^w-$ 。支持这个说法的学者包括丁邦新和邵荣芬。他们通过东汉谐声情况、闽方言材料、通假字、异文、《说文》读若支持他们的立场。

然而，第一派学者丘素郡忽略了重组和龚煌城对来母的上古构拟对群、匣、喻三上古构拟的影响。丘素郡的构拟认为 $*grj-$ 和 $*g^wrj-$ 分别是上古喻三开口和合口的读音。丁邦新和龚煌城则认为 $*grj-$ 和 $*g^wrj-$ 有其他用途。如果丘素郡关于 $*grj-$ 和 $*g^wrj-$ 的构拟是错的，这会导致她对群、匣、喻三的上古构拟不成立，因此有必要研究 $*grj-$ 和 $*g^wrj-$ 的用途。

本文使用清浊别义来判断 $*grj-$ 和 $*g^wrj-$ 的用途。研究成果显示 $*grj-$ 和 $*g^wrj-$ 是群母重组三等字的开口和合口读音，因此丘素郡构拟不成立。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是一个的说法被削弱。本文因此倾向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是两个的说法。之后，在结合了龚煌城的构拟后，改进了丁邦新的构拟，推出新的构拟。

关键词：清浊别义 上古 群 匣 喻三

## Abstract

The study on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gamma$ -,  $g$ -,  $j$ - in Archaic Chinese has been ongoing for decades. Currently, there are two main theories remaining.

The first theory is that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gamma$ -,  $g$ -,  $j$ - all belong to  $*g$ - and  $*g^w$ - in Archaic Chinese. Scholars who support this argument include Li Fang Kuei, Gong Hwang-Cherng and Kew Sook Chiun.

The second theory is that initials  $\gamma$ -,  $g$ -,  $j$ - belong to two separate groups,  $*g$ - and  $*g^w$ - along with  $*\gamma$ - and  $*\gamma^w$ -. Scholars who support this argument include Ting Pang-Hsin and Shao Rongfen.

Kew Sook Chiun supported the first theory but she ignored the effect that *chongniu* (重鈕) and Gong Hwang-Cherng's reconstruction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  $l$ - in Archaic Chinese had on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gamma$ -,  $g$ -,  $j$ -. Kew Sook Chiun reconstructed  $*grj$ - and  $*g^wrj$ - as the origin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j$ - but Ting Pang-Hsin and Fong Hwang-Cherng felt otherwise. If Kew Sook Chiun's reconstruction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j$ - is wrong, this would adversely affect her entire reconstruction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gamma$ -,  $g$ -,  $j$ - hence it is necessary to test the purpose of  $*grj$ - and  $*g^wrj$ -.

The test is conducted using *qingzhuo bieyi* (清濁別義).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grj$ - and  $*g^wrj$ - are the origin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  $g$ - *chongniu* Division III rimes, hence Kew Sook Chiun's reconstruction is faulty resulting in support of the first theory being weakened. Hence,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initials  $\gamma$ -,  $g$ -,  $j$ - has two origins in Archaic Chinese. Also, after incorporating Gong Hwang-Cherng's theories, a modified version of Ting Pang-Hsin reconstruction is produced.

## 第一章 引言

古代音韵研究是一件颇为困难的事情，因为古时候没有录音机的存在，除了汉语方言保留部分古代音韵的特点以外，古代音韵研究大多依赖书面材料。从无声的书面文献推论构拟出有声的古代音韵无疑是件具有挑战性的事。更何况，书面材料本身的内容有限，再加上书面材料的记载有时会出现错误或是矛盾的地方都让古代音韵研究难上加难。

古代音韵研究大致可分为上古音韵研究以及中古音韵研究，其中上古的研究比中古困难。因为中古有《切韵》、《广韵》等韵书和《韵镜》等韵图。韵书作用犹如音节的字典，把字根据它们的声母、声调等分类，较为清晰的呈现出中古时期的音韵系统。然而，上古时，韵书还没出现，故上古音韵系统的知识只能从有限的书面材料如诗经押韵、《说文解字》的谐声字、异文等材料获取。这些书面材料涵盖的字的范围有限，也没有系统性的分析语音，因此关于上古音韵系统表现仍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其中关于上古声母的问题比韵母的更难解决因为上古韵母研究可以使用《诗经》押韵等相关材料进行研究，然而上古声母的研究只能利用谐声材料。

一个较为重要的上古声母问题是中古的群、匣、喻三在上古时候的来源和音值是什么。这个问题自高本汉在 1923 年提出后，经九十年，至今仍未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李方桂（2003）和龚煌城（2004）认为中古的群、匣、喻三上古时只有一个舌根塞音来源，但丁邦新（2008）和邵荣芬（2009）认为中古群、匣、喻三在上古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舌根塞音，另一个则是舌根擦音。

### 第一节 群、匣、喻三上古来源的分歧

#### 一、支持群、匣、喻三上古来源只有一个的学者

李方桂（2003）通过演变规律，认为群、匣、喻三只有一个上古来源，即舌根塞音 $*g-$ 和 $*g^w-$ 。为了行文方便，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是舌根塞音 $*g-$ 和 $*g^w-$ 将被称作 $\eta$ 一个来源 $\eta$ 说。舌根塞音 $*g-$ 和 $*g^w-$ 通过介音 $-j-$ 和的存在与否以及字本身的等决定到中古会演变成什么声母。以下为李方桂的构拟：



上古 *g+j- (三等) → 中古群母 g+j- 上古 *g+ (一、二、四等韵母) → 中古匣母 ɣ- 上古 *gw+j → 中古喻三 jw- 上古 *gw+j+i- → 中古群母 g+j+w- 上古 *gw+ (一、二、四等韵母) → 中古匣母 ɣ+w-
--

图表 1: 李方桂对群、匣、喻三的上古构拟

龚煌城(2004)也支持李方桂的构拟。他认为上古汉语是从原始汉藏语演变而来的因此通过参照藏语的语音系统,就能对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有更清晰的认识。他通过分析汉语和藏语之间的关系,发现不少匣母字在藏语的读音是g-,如:何、捍、胡因此他认为上古汉语时的群、匣、喻三也同样只有一个来源。

丁邦新(2008)却指出李方桂构拟的问题。他认为李方桂的构拟有三个问题。首先,李方桂的构拟无法解释喻三开口三等字的存在如“矣”一字。李方桂将其构拟成\*gwjəgx,并解释“矣”是一个进行不规律演变因此掉了合口部分的语法词。可是,丁邦新认为这个说法不合理,因为合口字和开口字通常不会谐声。“矣”如果是合口字,一系列以“矣”为声符的字如“俟”、“涖”等就不应该是开口字,因此“矣”应该是开口字。此外,“焉”也出现同样的问题。

另外,李方桂之前已经用介音-j-和-ji-来区分上古同部而中古不同的韵的现象。可是,他在对群匣喻三的上古构拟也用-j-和-ji-来区分中古的喻三字和群母合口字。

当这些三等韵出现在中古的群母和喻三字时,介音-j-和-ji-就无法被用来区分群母合口字和喻三字因为李方桂之前已用-j-和-ji-来区分中古的三等韵。这导致一些字如读群声母的“旧”和读喻三的“又”出现问题。李方桂解释这两个字是因为语音异化导致这些字丧失圆唇的部分。不过就算“旧”和“又”的构拟可以用语音异化来解释,还有一些字的构拟也有同样的问题如“狂”和“永”。

李方桂构拟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李方桂把一些中古韵部的主要元音构拟成-i-。因此,如果这些中古韵部出现喻三和群母合口字如耕韵部的“荣”,那么这些字的韵头会是一样的,介音-j-和-ji-就无法区分喻三字和群母合口字。

因此，李方桂的构拟既无法解释喻三开口字的存在，介音  $-j-$  和  $-ji-$  的使用也无法有效地区分喻三字和群母合口字。

## 二、支持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是两个的学者

丁邦新指出李方桂构拟的问题后，为补充李方桂构拟的不足，推出他对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的最初构拟。他认为增加一个音素  $*\gamma-$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最初的构拟如下：

$*g + j > gj-$ 羣 (開口)	$*gw + j > gju-$ 羣 (合口)
$*\gamma + j > j-$ 喻 <sub>三</sub> (開口)	$*\gamma w + j > ju-$ 喻 <sub>三</sub> (合口)
$*\gamma + \text{non } -j \text{ finals} > \gamma-$ 匣 (開口)	$*\gamma w + \text{non } -j \text{ finals} > \gamma u-$ 匣 (合口)

图表 2：丁邦新对上古的群、匣、喻三最初构拟（丁邦新，2008:22）

后来，丁邦新指出自己构拟的不足：

我的拟音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上古的  $*g-$  和  $*gw-$  作为群母的来源只出现在介音  $-j-$  的前面，难道  $g-$  这样一个普通的音不接其他没有介音  $-j-$  的韵母吗？

丁邦新因此改善了他最初的构拟，提出他最终的构拟。

上古音	中古音	古閩語	例字
$g-, gw + j-$	$>$ 羣母開合口 $g + j-; g + j + w-$	$g$	騎倚跪
$g-, gw + \text{其他韻母}$	$>$ 匣母開合口 $\gamma-; \gamma + w-$	$g$	寒猴繫
$\gamma-, \gamma w + j-$	$>$ 喻 <sub>三</sub> 開合口 $j-; j + w-$	$\text{fi}$	雲雨鱖
$\gamma-, \gamma w + \text{其他韻母}$	$>$ 匣母開合口 $\gamma-; \gamma + w-$	$\text{fi}$	紅喉旱

图表 3：丁邦新对上古的群、匣、喻三最终构拟（丁邦新，2008：37-38）

丁邦新最终认为中古的群匣喻三在上古来自两个不同的来源，一部分的匣母字读  $g-$  和群母同一个来源，剩余的匣母字读  $\gamma-$  和喻三一个来源。为了行文方便，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是舌根塞音  $*g-$  和  $*g^w-$  以及舌根擦音  $*\gamma-$  和  $*\gamma^w-$  将被称作  $\gamma$  两个来源说。

邵荣芬（2009）支持丁邦新的构拟，认为匣母在上古一分为二，群、匣、喻三因此有两个上古来源，舌根塞音和舌根擦音。

他通过方言材料以及佛经里的梵文译文、通假字、异文和《说文解字》读若的分析支持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是两个。东汉时期的人翻译佛经时，大致上用中古的匣母字翻译在梵文中读g和ɣ的字<sup>1</sup>，证明匣母字有两个来源。

他也根据董治安整理的《古通假字会典》，收集了跟匣<sub>1</sub>群和匣<sub>2</sub>喻三有关的通假字和异文以及《说文》读若。分析后，他计算出匣<sub>1</sub>群和匣<sub>2</sub>喻三自相通代和互相通代的次数以及匣<sub>1</sub>群和匣<sub>2</sub>喻三分别通见、溪、晓的次数。他发现匣<sub>1</sub>群和匣<sub>2</sub>喻三的互通比例只占约百分之五、自通比例的次数比互通比例多十倍左右因此认为次数上的巨大差别显示匣母在上古一分为二。《说文》读若也支持匣<sub>1</sub>群和匣<sub>2</sub>云。

丁邦新的构拟通过增加音素ɣ-有效地区分喻三字和群母合口字并解释了喻三开口字的存在，补充了李方桂构拟的不足。

可是，丁邦新采用了包拟古整理出来的东汉谐声材料来支持他的构拟，这并不是最适合的材料因为东汉只是上古时期的一部分，并不足以代表整个上古时期的谐声现象。

Anc.	<i>j-</i>	<i>ɣ-</i>	<i>g-</i>	<i>k-</i>	<i>kj-</i>	<i>ng-</i>	<i>x-</i>
<i>j-</i>	12	3	0	0	0	0	1
<i>ɣ-</i>	1	34	0	10	2	1	3
<i>g-</i>	0	0	9	0	7	0	0
<i>k-</i>	0	18	1	50	1	0	0
<i>kj-</i>	0	0	5	1	25	0	0
<i>ng-</i>	0	2	0	0	0	27	1
<i>x-</i>	1	0	0	1	0	0	10

图表 4：包拟古收集的东汉时期的谐声情况（丁邦新，2008：23）

<sup>1</sup> 详见邵荣芬（2009）

因为如图所示，丁邦新发现喻三（j-）和群母（g-）、见母（k-）没有谐声关系。喻三和匣母（ɣ-）有谐声关系，和群母（g-）、见母（k-）等没有谐声关系。

不过，丘素郡和邵荣芬都发现喻三和群母、见母之间在上古是有谐声关系的。丘素郡的上古谐声例子中有五组见母和喻三谐声的例子、喻三和群母谐声的例子有两个。邵荣芬的研究也显示见母和喻三之间有十四次的谐声关系、群和喻三之间有一次谐声关系。

	见	溪	群	晓	匣	云（喻三）
见	521	157	178	51	255	14
溪		98	22	24	45	3
群			67	12	16	1
晓				107	29	30
匣					180	20
云（喻三）						128

图表 5：邵荣芬整理出的上古谐声统计表（邵荣芬，2009: 16）

上古的谐声现象和东汉时期的谐声情况因此有所不同。丁邦新在构拟上古的群、匣、喻三时应该使用上古的谐声现象证据而非东汉时期的谐声情况。

另外，丘素郡根据上古的谐声现象检验丁邦新的构拟，发现丁邦新的构拟中相同发音部位而发音方法不同的舌根塞音和舌根擦音之间有谐声关系。她指出丁邦新的构拟隐含中古和上古的谐声现象是相同的假设，但包拟古的东汉谐声现象以及邵荣芬和丘素郡的上古谐声材料证明中古和上古的谐声现象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丁邦新的构拟有问题。

若丁邦新的构拟正确无误，那中古时期的谐声现象必与上古相同，上古的\*g-和\*ɣ-方才可能保持不变。如今，中古的群母和匣母分别为 g-和ɣ-已经是一个事实，而我也通过研究上古谐声材料证明了上古到东汉时期的谐声现象发生了变化，即上古时期的谐声现象中，\*g-和\*ɣ-之间互谐；东汉时期的\*g-和\*ɣ-之间没有任何的谐

声关系。因此，上古和中古的匣、群、喻三必有所不同，而不应该归为上古的舌根塞音（\*g-和\*gw-）和舌根擦音（\*ɣ-和\*ɣw-）。

### 三、丘素郡对中古的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研究

丘素郡排除了丁邦新的构拟后，回到李方桂和龚煌城的构拟。她结合了这两位学者的构拟，以中古《广韵》35字母和等之间的关系为证据，支持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是舌根塞音。

她发现群、匣、喻三和等之间的搭配形成“一、二、三、三、四”的格局。这个格局和上古的端、知、章不分以及精、庄不分是相同的因此她主张上古g-的分化条件是介音-j-、-rj-、-r-，上古的舌根塞音因此演变成中古的群、匣、喻三。

丘素郡（2013）先通过观察《广韵》三十五字母和等的关系，发现上古声母的一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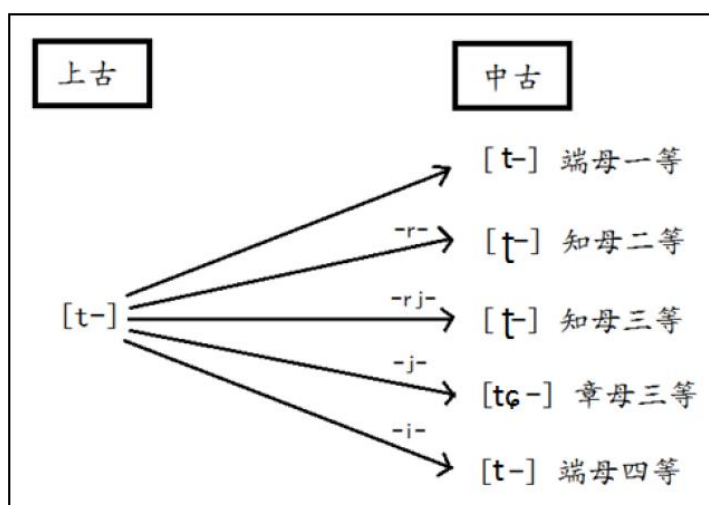
四等俱全：帮、滂、並、明、见、溪、疑、影、晓、来
出现于一二四等：匣
出现于一四等：端、透、定、泥
出现于一三四等：精、清、从、心
出现于二三等：知、彻、澄、庄、初、崇、生
只出现于三等：群、章、昌、船、书、禅、喻三、以、日、邪

图表 6：《广韵》三十五字母和等韵的关系

从上面的图表可以看出，匣母可以搭配一、二和四等韵、群母和喻三能搭配三等韵。如果把群、匣、喻三能搭配的等韵放在一起看，就不难发现他们搭配的等韵产生“一、二、三、三、四”的格局。这个格局同样也出现在上古的端、知、章不分和精庄不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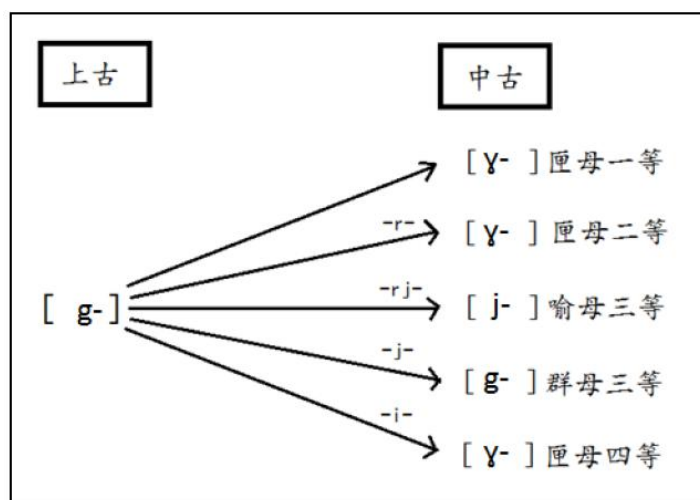
李方桂发现端母能搭配一四等、知母能搭配二三等、章母能搭配三等，形成“一、二、三、三、四”的格局。他看到精母字和庄母字同样出现“一、二、三、

三、四”这个格局，便巧妙地通过运用介音 -r-、-rj-、-j- 和 -i-，成功证明上古时期，端、知和章是同一个来源，精庄也一样来自一个声母。演变规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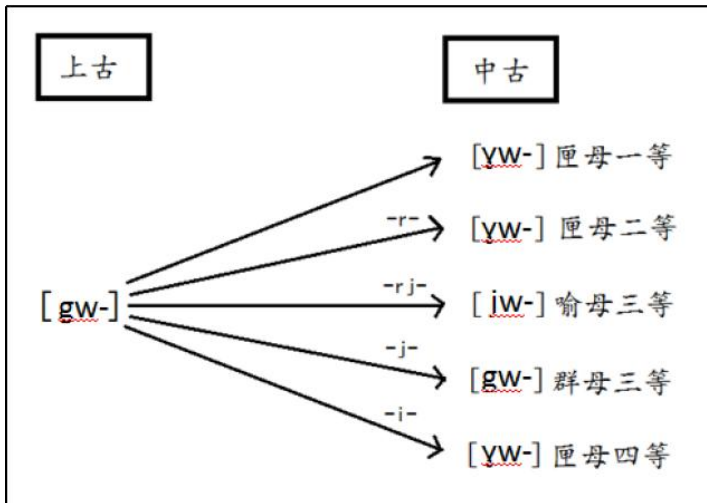


图表 7：上古端、知、章不分的演变规律

丘素郡观察到群、匣、喻三和等的搭配也同样形成“一、二、三、三、四”的格局，因此认为可以采用和李方桂证明端、知、章不分一样的方法来构拟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她的构拟如下：



图表 8：丘素郡对群、匣、喻三开口字的上古构拟（丘素郡，2013:39）



图表 9：丘素郡对群、匣、喻三合口字的上古构拟（丘素郡，2013:40）

丘素郡的构拟和李方桂之前的构拟有冲突。在李方桂的构拟中，grj- 是喻母四等字的来源，因此不能演变成喻母三等开口字。

龚煌城解决了grj- 用途的问题，他认为喻母四等字是从l而不是从grj- 演变而来的，grj- 的位置因此是空白的，并没有被赋予任何功能。丘素郡的构拟中把grj- 的位置留给喻三开口字是可行的，因此她的构拟仍然可以成立。

丘素郡的构拟中解释了喻三开口字的存在，她也运用介音-rj- 和-j- 有效地区分了喻三字和群母合口字，弥补了李方桂构拟的不足。除此之外，她的构拟的谐声原则呈现规律性、有系统地解释上古到中古的演变也让上古声母比较有系统性也解决了丁邦新、李方桂以及龚煌城构拟的问题。

不过，丘素郡构拟中的\*grj- 和\*g<sup>w</sup>rj- 可能有其它的用途，如群母重组三等韵以及来母字。倘若\*grj- 和\*g<sup>w</sup>rj- 的用途并不是丘素郡构拟中的喻三字，她的构拟会出现缺陷，进而削弱对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是一个说法的支持。以下将简单介绍重组以及龚煌城对\*grj- 的构拟。

## 第二节 重组现象以及龚煌城对\*grj- 的构拟

重组是《切韵》系韵书和早期韵图中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同一个三等韵中，声母相同的字具有两个不同的反切，而韵图也分置两等。重组大部分出现在支、脂、真、祭、仙、宵、侵、盐等韵的唇、牙、喉音字。

一个例子是真韵的“频，符真切”和“贫，符巾切”。这两个字的声母同字，韵母同类，在韵图中却放在不同的位置，因此形成重组。丁邦新把出现在韵图四等的重组字称重组四等、出现在韵图三等的称重组三等。

一派学者如章太炎认为重组只是反应上古音的不同，在中古时期已经没有读音的区别了。另一派学者则认为重组字到中古仍然在读音上有所区别。不过，众学者在理解读音的不同指的是什么上有分歧。造成读音的不同有三个可能，分别是元音、介音还是声母。其中，周法高（1945）等认为区别在于元音、桥本万太郎（1979）等认为区别在于声母、王静如（1941）等认为区别在于介音。丁邦新反驳了重组的区别在于元音和声母的说法，认为重组的区别在于介音<sup>2</sup>。龚煌城赞同丁邦新的说法，也同样认为重组的区别在于介音。

丁邦新和龚煌城因此把普通三等韵介音构拟为  $-j-$ ，重组三等介音构拟成  $-rj-$ 。

普通三等韵介音	$-j-$
重组三等韵介音	$-rj-$

图表 10: 龚煌城和丁邦新构拟的三等韵的介音

丁邦新根据他对重组三等韵的构拟，构拟出一些重组三等字，其中一部分例子如下：

中古韻目及重紐	上古韻部及例字
支韻重紐三等	歌部平聲： 陂 prjar 鉞 phrjar 皮 brjar 糜 mrjar 羈 krjar 奇 grjar 宜 ngrjar 犧 hrjar 媯 kwrjar 虧 khwrjar 危 ngwrjar 搗 hwrjar 上聲： 彼 prjarx 被 brjarx 靡 mrjarx 倚 krjarx 綺 khjarx 蟻 ngrjarx 倚 rjarx 詭 kwrjarx 跪 gwrjarx 去聲： 寄 krjarh 義 ngrjarh 戲 hrjarh 偽 ngwrjarh 微部上聲： 委 rwrjærx 毀 hwrjærx
真諄韻重紐三等	文部平聲： 彬 prjæn 貧 brjæn 珉 mrjæn 巾 krjæn 銀 ngrjæn 嚳 kwrjæn 困 khwrjæn 上聲： 愍 mrjænx 蠱 khjænx 新 ngrjænx 窘 gwrjænx 去聲： 僅 grjænh 憇 ngrjænh

<sup>2</sup> 详见丁邦新（2008）



图表 11：丁邦新对重组字的部分构拟（丁邦新，2003：16-17）

丁邦新对重组的构拟中出现\**gwrj-*和\**grj-*的构拟。\**g<sup>w</sup>rj-*的构拟出现在“跪”和“窘”，\**grj-*的构拟则出现在“奇”和“仅”。除了以上的例子，\**g<sup>w</sup>rj-*和\**grj-*也出现在本文并没有摘录的剩余例子中。

\**g<sup>w</sup>rj-*和\**grj-*出现在重组的构拟中对上古的群匣喻三构拟尤其是丘素郡的构拟产生重大的影响。如之前的图表所示，丘素郡利用介音\**-r-*和\**-rj-*区分群母字和喻三字，因此分别把\**grj-*和\**g<sup>w</sup>rj-*构拟成中古喻三开口字和合口字的来源。

但同样的构拟是不可以指派给两个不同的用途的。倘若丁邦新把\**grj-*和\**g<sup>w</sup>rj-*构拟成群母重组三等韵是正确的，那么丘素郡把\**grj-*和\**g<sup>w</sup>rj-*构拟成中古喻三开口字和合口字的来源就是错误的。同样的，若丘素郡的构拟是正确的，那么丁邦新对重组的构拟就会是错误的。

更何况，龚煌城在他的构拟中把\**grj-*位置指派给来母三等字。他认为上古汉语的来母三等字对应藏语的\*r-、gr-、dr-、br-等音，藏语的gr-、dr-、br-则对应的来母二等字因此形成以下的构拟。

* <i>gr-</i> → r-	(匣母二等)	* <i>grj-</i> → * <i>rj-</i> → lj-	(来母三等)
* <i>dr-</i> → d-	(澄母二等)	* <i>drj-</i> → * <i>rj-</i> → lj-	(来母三等)
* <i>br-</i> → b-	(並母二等)	* <i>brj-</i> → * <i>rj-</i> → lj-	(来母三等)

图表 12：龚煌城对来母三等字的构拟（龚煌城，2004：39）

如图表 12 所示，龚煌城把\**grj-*位置和\**drj-*以及\**brj-*构拟成来母三等字。龚煌城举了“凉”、“量”、“联”以及“类”作为例子说明\**grj-*是如何演变成为来母三等字。这几个字的演变如下，“凉”：\**grjang* → \**rjang* → \**liang*、“量”：\**grjangs* → \**rjangs* → *liang*，“联”：\**grjan* → \**rjan* → *ljan*以及“类”：\**grjeds* → \**rjeds* → *ljwi*。

龚煌城的构拟解决了中古的来母字在上古的来源，并解释上古的见母字和帮母字等为何能和上古的来母字产生谐声关系。这是因为上古的来母字是复辅音，所以和见母、帮母有相似的发音部位和方法。

如前文所提到，上古群、匣、喻三的来源问题目前只剩下两种比较有可能的说法，其他可能的说法已被学者否定。剩下的两种说法中，一派学者认为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只有一个，另一派则认为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有两个。一派学者的说法被削弱能加强对另一派学者说法的支持，因此\*grj-和\*g<sup>w</sup>rj-的用途至关重要。

因为\*grj-和\*g<sup>w</sup>rj-的用途若是重组三等韵或来母字，那么丘素郡的构拟就无法成立因为她无法解释喻三字的来源，从而削弱了支持上古的群、匣、喻三来源是一个的学说，进而加强对上古的群、匣、喻三来源是两个的支持。

因此，我们有必要找出一个能检验\*grj-和\*g<sup>w</sup>rj-真正归属的测试。目前关于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的材料并不能用来检验\*grj-和\*g<sup>w</sup>rj-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其他方式检验介音的功能，而一个好的方式是通过清浊别义。

清浊别义是上古和中古出现的一个较为普遍的构词现象，产生在唇、牙、舌、齿、喉五音的发音位置。清浊别义指的是一些字有两个读音，一个是清的，另一个则是浊的。字的语义会随着读音的改变而有所不同。清浊别义在上古可能是一个构词现象，是通过在词根附上词缀，改变字的语义。白一平认为清声母词是词根，词根附上前词缀 N-后会出现声母浊声化的现象，演变成为中古清浊别义字当中所出现的浊声母读音<sup>3</sup>。

本文会利用清浊别义中的清声见母字\*k-，找出和见母产生清浊别义关系的声母有哪些，及它们在中古的表现。

另外，倘若清浊别义中的见母字有\*krj-和\*k<sup>w</sup>rj-的构拟，本文会观察它们的演变，看是否能找出\*grj-和\*g<sup>w</sup>rj-的用途。

---

<sup>3</sup> 清浊别义的上古表现目前尚有分歧，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清声母词是词根，词根附上前词缀 N-后出现声母浊声化才产生浊声母词。另一种说法是浊声母词是词根，清声母词是附上词缀 s-，清化后而形成的。本文在这里先假定第一种说法是正确的。本文的第二章会讨论这两种说法，并判断哪一个是正确的。

接着，本文的第二章会介绍清浊别义包括它的上古表现。本文也会通过非牙音的清浊别义字的构拟找出清浊别义的特点，证明能用清浊别义测试\*grj-和\*g<sup>w</sup>rj-的用途并且讨论这次的实验设计以及它对中古的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问题的影响。

本文的第三章则会介绍这次研究的成果，说明\*grj-和\*g<sup>w</sup>rj-的用途，以及判断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应该是一个还是两个。

最后，本文的第四章会总结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以及这次的实验并提出未来可继续研究的方向。

## 第二章 清浊别义论述及对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问题影响

本文的上一章简单说明不同学者对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问题的看法以及讨论\*grj-和\*g<sup>w</sup>rj-用途的重要性。这一章，本文会介绍清浊别义的上古表现和特点以及它能如何解决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问题。

清浊别义是从上古时候就出现的构词现象，到了中古时期一部分的字通过语音的不同保留语义的不同。在中古时期的清浊别义的特点是一字二音。一些字的读音有两个，除了声母一个是清音，一个是浊音，韵母上并没有分别。另外，字的意思会随着读音的清浊而改变。

清浊别义现象在汉代时被人意识到，但至东晋以后的反切注音材料才把清浊别义收入在内。这个现象一开始被人忽略，甚至有些人认为是六朝经师伪造的，因为清浊别义这个现象在六朝时期的口语基本消失，再加上北齐颜之推在《颜氏家训·音辞篇》里说：

江南学士读《左传》，口相传述，自为凡例。军自败曰败，打败人军曰败，补败反，诸传记未见补败反，徐仙民读《左传》，唯一处有此音，又不言自败败人之别。此为穿凿耳。

清浊别义现象因此一直被人误以为是六朝经师伪造，不予理睬。直到 20 世纪，清浊别义现象才引起学者的注意，开始重视清浊别义现象的价值。不少学者如高本汉（1949,1956）、周法高（1953,1962）、周祖模（1966）、王力（1965,1980）、梅祖麟（1989,2008）都研究过清浊别义。清浊别义现象如今已经被学界公认为一个即真实又有研究价值的语音语义现象。

关于清浊别义字在上古时的表现，学界至今仍有争议。大部分学者认同清浊别义在上古是一个构词现象，语义是通过词缀来区分的。不过，一部分学者如梅祖麟认为清浊别义的词根是浊声词，前词缀 s-附在词根上，导致词根清声化，后来出现清音的读法。前词缀 s-的作用是让字使动化。另一派学者包括白一平则认为词根是清声词，前词缀 N-附在词根上，导致词根浊声化，后来出现浊音的读法。词缀 N-的作用因此是把字赋予自动的意思，让字出现自动用法。

梅祖麟（2008）通过参照其他语言，支持上古汉语浊清别义的来源是前词缀 \*s-。他举出藏文的s-前缀有使动化和名谓化两种构词功能。s-前缀的使动化功能表现在起、回、睡、泡、沉等词汇而名谓化功能则表现在grib（阴影，影子义）、nyam（灵魂、精神义）、nad（病，痛义）。另外，彝语也用清浊交替来表示动词使动用法和自动用法的区别，浊声母表示自动用法、清声母字表示的是使动用法。研究彝语的清浊交替的学者，张琨和张谢蓓蒂证明清声母的使动词是因为\*s-词缀的清化作用而产生的。因此梅祖麟认为上古汉语的使动词也同样是因\*s-词缀而产生的。

浊声母词根到清声母词的演变举例如下：

	浊声母构拟	语义（自动词）	清声母构拟	语义（使动词）
败	*brads	自破	*s-b > *s-p > *pads	破他
见	*gians	露也	*s-g > *s-k > *kien	视也
系	*gigs	连系	*s-g > *s-k > *kigs	缚系

图表 13：梅祖麟对清浊别义字的演变规律构拟（梅祖麟，2008：7）

上述的图表是梅祖麟对清浊别义字在上古的构拟。除了使用藏文和彝语的材料，梅祖麟也参照了缅甸语、羌语、西夏语、尼瓦尔语等其他语言支持其论点。

白一平（1997）认为清声母词是词根，词根和前词缀 N- 的结合产生声母浊声化的现象，演变成中古清浊别义字当中所出现的浊声母读音。他在他的文章中简单列举了几个清浊别义字的构拟。以下为几个例子：

	浊声母构拟（自动词）	清声母构拟（使动词）
败	*N-prats > *bajH	*prats
见	*N-kens > *henH	*kens
系	*N-keks > *hejH	*keks

图表 14：白一平对清浊别义字的部分构拟（白一平，1997：46）

如图所示，白一平认为使动用法、读清声的字是词根，自动用法、读浊声的则是派生词，是因为前词缀 N-附在词根上而形成的。他认为 N-词缀的作用是把使动字自动化。

两派学者的构拟都能解释前词缀 N-或 s-是如何分别浊化或清化词根，但是两个说法只能有一个是正确的。而清浊别义的上古表现会直接影响之后对清浊别义字的构拟因此有必要判断这两种表现哪一个比较正确。

本文采用 Haspelmath (2008) 的频率效应以及孙志阳对“败”字频率的研究来判断清浊别义中的词根是清声母词还是浊声母词。

Haspelmath (2008) 认为“频率效应”和语言符合形式的长短有密切的关联，因此他提出了符号的经济原则。符号的经济原则指的是越高频密出现或越能被预测到的词，其符号将越短或没有。即当一个词在某个地方呈高频率出现时，不需要加任何的符号；反之，当一个词在某个地方只是偶尔或者低频率地出现时，就需要加上符号以区别之。

同样的，在清浊别义字的清声母词和浊声母词当中，出现的频率相对高的读音的符号会较短，而出现频率相对低的读音符号会较长。词根本身的符号长度会比附上词缀的词根短，因此出现频率相对高的读音是词根，频率相对低的读音是词根附上词缀。

孙志阳 (2006) 研究了《左传》中四声别义字的频率，其中包括“败”字的频率。“败”是一个清浊别义字，清声母的读法是音拜(帮母字)，浊声母的读法则是薄迈切(並母字)。

根据孙志阳的研究结果，“败”的使动用法和自动用法的频率分别是 146 次和 82 次，使动用法的频率比自动用法的频率高了约一倍。根据频率效应，频率高的符号长度较短，而频率相对低的符号长度较长。换言之，使动用法的符号长度较短，因此是词根而自动用法的符号长度较长，所以是词根附上词缀。

清浊别义字中，使动用法是以清声母词作为代表，自动用法则是以浊声母词作为代表。因此清声母词是词根，浊声母词则是词根附上词缀。所以，白一平的看法是对的，清声读音是词根，浊声母词是在词根加上了前词缀 N-而形成的，词缀 N-浊化了原本的清音，导致中古时期出现的浊声读音。

## 第一节 清浊别义字的上古语音特点

确立了清浊别义字的上古表现后，这一节会根据周法高和沈建民收集的清浊别义字当中的非牙音字，讨论清浊别义字的上古特点。

周法高（1962）收集了大部分的清浊别义字。周法高收集的清浊别义字主要来自《经典释文》和《群经音辨》，这些字不仅声母横跨不同发音部位，周法高也按照清浊别义字的不同功能将这些清浊别义字分类因此例子涵盖范围广而且具有代表性。因此，本文将以周法高所收集的清浊别义字为基础，加以阐述。

沈建民（2007）也探讨了《经典释文》中出现的字，其中包括清浊别义字。故本文将利用他的研究辅佐周法高所收集的清浊别义字，以确保《经典释文》和《群经音辨》中所有的清浊别义字都被收入这次的讨论。

周法高把清浊别义字分成四类。这四类的功能与例子如下：

第一类是清声母为名词，浊声母为动词或名谓式，例子是“朝”。“朝”清声母语义“旦日曰朝”，是名词。浊声母语义“旦见曰朝”，是动词。清声母词和浊声母除语音一清一浊，声调、介音、主要元音等都一样。

第二类是清声母为动词，浊声母为名词或名语，例子是“柱”。“柱”清声母语义“支也”，是动词。浊声母语义“谓支木曰柱”，是名词。清声母词和浊声母除语音一清一浊，声调、介音、主要元音等都一样。

第三类是动词，浊声母为使谓式，例子是“败”。“败”清声母语义“毁他曰败”，是使动词。浊声母语义“自毁曰败”，是自动词。清声母词和浊声母除语音一清一浊以及主要元音有所不同，声调、介音等都一样。

最后一类浊声母为既事式，例子是“见”。“见”清声母语义“视也”，浊声母语义“既见曰见”，是既事式。清声母词和浊声母除语音一清一浊，声调、介音、主要元音等都一样。

周法高根据清浊别义字在词类上的不同，把字分成以上的四类。如以上的例子所见，周法高的分类知识根据功能上的不同而区分，并不会导致这些清浊别义字在

语音上有所不同，除了声母一清一浊。因此，本文将只会把清浊别义字根据它的发音部位分成唇、舌、齿、牙、喉五音而不会把功能上的不同纳入考量。

不过，因为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问题会涉及到清浊别义的牙喉音字，所以这一节只会通过非牙喉音字，也就是唇、舌和齿音字来讨论清浊别义字的上古特点。牙喉音字的讨论则将留到下一章。

本文把周法高所收录的清浊别义按照发音部位分类，并把它们从上古到中古的演变构拟出来，以观察清浊别义字的语音特点。

清浊别义字上古的声母、介音、主要元音和韵尾的构拟方式是按照李方桂和白一平的理论。李方桂认为上古的二等韵是以介音  $-r-$  表示、三等韵是介音  $-j-$  或  $-rj-$  而四等韵是介音  $-i-$ 。另外，李方桂也认为上古的唇音没有合口呼。白一平则认为清声读音是词根，浊声母词是在词根加上了前词缀  $N-$  而形成的，词缀  $N-$  浊化了原本的清音，导致中古时期出现的浊声读音。

清浊别义字的中古声母和介音依然会根据李方桂的理论构拟，可是中古的主要元音、韵尾会按照潘悟云的理论构拟。这是因为这次构拟的主要来源是《东方语言学》网站。《东方语言学》的中古音构拟中并没有收录李方桂的中古音构拟而只有潘悟云的构拟因此中古音的构拟将根据潘悟云的理论构拟。

周法高共收集了两个唇音的清浊别义字，“背”和“败”。

1) “背”清声母词反切是“补妹切”，是一等韵的合口帮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蒲昧切”，是一等韵的合口並母字。这次构拟根据李方桂的上古的唇音字没有合口呼的说法，白一平认为浊声母词是在清声母词附上前词缀  $N-$  以及《东方语言学》网站根据潘悟云理论所构拟的主要元音和韵尾。因此“背”字的上古构拟，清声母是  $*pəgh$ ，浊声母的上古读音是  $*N-pəgh$ ，到中古分别演变成  $*poi$  和  $*boi$ 。

2) “败”清声母词反切是“音拜”，是二等韵的开口帮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薄迈切”，是二等韵的开口並母字。而“败”的上古清声母和浊声母的构拟分别是  $*pradh$  和  $*N-pradh$  到中古分别演变成  $*prei$  和  $*brei$ 。



这两个字到中古时还保留清音和浊音的读法。本文比较了这两个字在上古和中古的读音以及它们对应的清音和浊音的读音，发现这两个字保留了它们的介音。

周法高共收集了三个舌音的清浊别义字，“朝”、“柱”和“著”。

1) “朝” 清声母词反切是“陟遥切”，是二等韵的开口知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直遥切”，是二等韵的开口澄母字。按照李方桂、白一平和潘悟云的理论以及上古端、知、章不分的理论，“朝”的上古构拟，清声母是\*trjagw，浊声母的上古读音是\*N-trjagw。清声母和浊声母的读音到中古因为端、知、章分开分别演变成\*trjɛu和\*ɖrjɛu。

2) “柱” 清声母词反切是“知庾切”，是二等韵的合口知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直主切”，是二等韵的合口澄母字。“柱”的上古清声母和浊声母构拟因此分别是\*trjugx和\*N-trjugx。清声母和浊声母的读音到中古分别演变成\*trju和\*ɖrju。

3) “著” 清声母词反切是“陟略切”，是二等韵的开口知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直略切”，是二等韵的开口澄母字。“柱”的上古清声母和浊声母构拟因此分别是\*trjagx和\*N-trjagx。清声母和浊声母的读音到中古分别演变成\*trjek和\*ɖrjek。

这三个字到中古时还保留清音和浊音的读法。本文比较了这三个字在中古的读音以及它们对应的清音和浊音的读音，发现这三个字都保留了它们的介音。

周法高共收集了四个齿音的清浊别义字，“臧”、“子”、“载”和“增”。

1) “臧” 清声母词反切是“则郎切”，是一等韵的开口精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昨郎切”，是一等韵的开口从母字。因为“臧”的上古音并没有收入《东方语音学》因此本文只构拟它的声母，清声母和浊声母构拟因此分别是\*ts-和\*N-t s-。清声母和浊声母的读音到中古分别演变成\*tsaŋ和\*ɖzaŋ。

2) “子” 清声母词反切是“卽里切”，是一个二等韵的开口精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疾置切”，是一个二等韵的开口从母字。“子”的上古清声母和浊声母构拟因此分别是\*tsjəgx和\*N-tsjəgx。清声母和浊声母的读音到中古分别演变成\*tsi和\*ɖzi。

3) “载” 清声母词反切是“作代切”，是一等韵的开口精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昨代切”，是一等韵的开口从母字。“载”的上古清声母和浊声母构拟因此分别是\*tsəgx和\*N-təgx。清声母和浊声母的读音到中古分别演变成\*tsəi和\*dzəi。

4) “增” 清声母词反切是“作滕切”，是一等韵的开口精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昨稜切”，是一等韵的开口从母字。“载”的上古清声母和浊声母构拟因此分别是\*tsəŋ和\*N-təŋ。清声母到中古仍保留\*tsəŋ，不过浊声母的读音演变成\*dzəŋ。

本文比较了这些字在中古的读音以及它们对应的清声母和浊声母的读音，发现这些字都保留了它们的介音。

最后，清浊别义中出现了章组字。上古时，端、知、章字不分，章组字因此是舌音字可是到中古时，端、知、章分别因介音的不同导致声母改变，章组字成为了齿音字。为了不把章组字和其他组字混淆，特意分开列举。

周法高共收集了两个章组字的清浊别义字，“属”和“折”。

1) “属” 清声母词反切是“章玉切”，是二等韵的合口章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时玉切”，是二等韵的合口禅母字。“属”的上古清声母和浊声母构拟因此分别是\*tjuk和\*N-tjuk。清声母和浊声母的读音到中古分别演变成\*tɕjuok和\*dzjuok。

2) “折” 清声母词反切是“之舌切”，是二等韵的开口章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市列切”，是二等韵的开口禅母字。“折”的上古清声母和浊声母构拟因此分别是\*tjat和\*N-tjat。清声母和浊声母的读音到中古分别演变成\*tɕjɛt和\*dziɛt。

本文比较了这些字在中古的读音以及它们对应的清音和浊音的读音，发现这些字保留了它们的介音。

另外，按之前的清浊别义规律，“属”和“折”这两个字的浊声母应该是对应的船母字而非禅母字。会出现这个问题或是因为中古的“船”和“禅”二母字的状况混乱。依照韵书的学者认为船母是塞擦音、禅母是擦音但依据方言的学者则认为

船和禅的位置应该颠倒，禅母是塞擦音、船母是擦音。本文将使用依据方言的学者的理论，把船母当擦音，因此章声母和禅声母对等除了一清一浊。

纵观以上例子，本文可以总结出两个清浊别义的语音特点：

一、从所有的清浊别义字的例子可以看出，清浊别义字的介音从上古到中古一直保留，没有改变。

二、产生清浊别义的字发音方法都是塞音或塞擦音，目前并没有擦音字产生清浊别义。

## 第二节 清浊别义实验设计

上一节，本文通过观察唇舌齿音的构拟，发现清浊别义字的介音从上古一直保留到中古。这对解决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有着莫大的影响。

如果清浊别义字中出现见母重组三等字 $*krj-$ 和 $*k^wrj-$ ，我们就能通过 $*krj-$ 和 $*k^wrj-$ 演变成浊音的过程，观察 $*krj-$ 和 $*k^wrj-$ 和什么声母发生清浊别义关系，进而推断 $*grj-$ 和 $*g^wrj-$ 的用途。

如果清浊别义字没有出现 $*krj-$ 和 $*k^wrj-$ ，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清浊别义字当中的见母字和什么声母有联系，推断群母、匣母和喻三是否有 $*g-$ 的上古来源，进而证明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究竟是一个或两个。

这是因为清浊别义的清声母和浊声母是对等关系，除了读音一清一浊以外，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都一样。倘若清声母是见母，读 $*k-$ 的话，那么浊声母就只可能是 $*g-$ ，因为其他声母的发音部位或发音方法都有所不同。如果匣母或喻三有 $*g-$ 的来源，这说明至少一部分的匣母字或喻三字在上古和群母是同一个来源。

按照丘素郡的构拟，匣母字和喻三在上古都读 $*g-$ 因此清浊别义字当中的见母字应该会 and 匣母或喻三产生清浊别义关系。

不过，按照丁邦新的构拟，匣母字一部分和群母在上古读 $*g-$ ，喻三字则和另一部分匣母字读 $*\gamma-$ ，因此清浊别义字当中的见母字应该会 and 匣母字产生清浊别义关系而不和喻三产生清浊别义关系。

最后，我们也可以通过清浊别义字的牙喉字的检验，企图证明清浊别义现象只发生在塞音和塞擦音而不发生在擦音。

### 第三章 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

这次的研究设计是通过清浊别义的清声母读音演变成浊声母保留介音的特点检验\*grj-和\*gwrj-的归属。另外，通过观察见母和什么声母发生清浊别义关系，我们可以推测哪些声母有\*g-的来源，因为只有\*g-会和见母\*k-是同一个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

周法高（1962）收集了《经典释文》和《群经音辩》中的清浊别义字，其中包括六个见组的清浊别义字。另外，沈建民（2007）对《经典释文》中列举的字再进行研究，发现一个周发高漏入的字“卷”也一并列在下面的图表中。周法高和沈建民的研究穷尽了《经典释文》和《群经音辩》所出现的清浊别义字。

清浊别义字	清声母	浊声母
卷	眷勉反	音权
坏	音怪	户怪切
干	古寒切	扞：候盱切
垆	古萤切	迥：户顶切
见	古甸切	胡甸切
解	古买切	胡买切
系	古诣切	胡计切

图表 15：周法高和沈建民研究中见组字当中的清浊别义字

经过分析，这些清浊别义字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清声母为见，浊声母为匣，共六个例子，“坏”、“干”、“垆”、“见”、“解”和“系”。另一类是清声母为见，浊声母为群，只有一个例子“卷”。

#### 第一节清浊别义当中清声母为见母，浊声母为匣母的字

周法高共收集了六个清声母为见母，浊声母为匣母的清浊别义字，“坏”、“干”、“垆”、“见”、“解”和“系”。

清浊别义中的唇音、齿音和舌音字的清声母和浊声母除了清浊之别，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都相同，两者是对等的。不过，见母和匣母在中古却不对等，见母是舌

根塞音\*k-，匣母则是舌根擦音\*ɣ-，发音方法不一样。按之前的清浊别义的规律，清声母和浊声母应该有相同的发音部位和发音位置。

本文认为这些和见母发生清浊别义关系的匣母字在上古时读为g-，g-是浊声母的舌根塞音，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和见母的k-相同。匣母字ɣ-的读音应该是后来从g-演变而成的。因此，浊声母的匣母构拟分为两个阶段。首先，和其他清浊别义一样，在清声母词\*k-附上词缀N-，进而演变成浊声母\*g-。之后，浊声母\*g-演变成\*ɣ-，形成中古匣母字的读音因此本文将把匣母字的构拟分两个阶段。

1) “坏”清声母词反切是“音怪”，是二等韵的合口见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户怪切”，是二等韵的合口匣母字。“坏”的上古清声母和浊声母构拟因此分别是\*k<sup>w</sup>rədh和\*N-k<sup>w</sup>rədh。清声母到中古演变成\*k<sup>w</sup>rɛi，浊声母则从\*N-k<sup>w</sup>rədh演变到\*g<sup>w</sup>rədh，最终演变成\*ɣ<sup>w</sup>rɛi。

2) “干”清声母词反切是“古寒切”，是一等韵的开口见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候盱切”，是一等韵的开口匣母字。“干”的上古清声母和浊声母构拟因此分别是\*kan和\*N-kan。清声母到中古仍然保留读音\*kan，浊声母则从\*N-kan演变成\*g<sup>w</sup>an到最终演变成\*ɣan。

3) “垆”清声母词反切是“古萤切”，是四等韵的合口见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户顶切”，是四等韵的合口匣母字。“垆”的上古清声母和浊声母构拟因此分别是\*k<sup>w</sup>iŋ和\*N-k<sup>w</sup>iŋ。清声母到中古演变成\*k<sup>w</sup>iɛŋ，浊声母则从\*N-k<sup>w</sup>iŋ演变到\*g<sup>w</sup>iŋ最终演变成\*ɣ<sup>w</sup>iɛŋ。

4) “见”清声母词反切是“古甸切”，是四等韵的开口见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胡甸切”，是四等韵的开口匣母字。“见”的上古清声母和浊声母构拟因此分别是\*kianh和\*N-kianh。清声母到中古演变成\*kien，浊声母则从\*gianh演变到最终演变成\*ɣien。

5) “解”清声母词反切是“古买切”，是二等韵的开口见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胡买切”，是二等韵的开口匣母字。“解”的上古清声母和浊声母构拟因此分别是\*kriɣx和\*N-kriɣx。清声母到中古演变成\*kre，浊声母则从\*grɪɣx演变到最终演变成\*ɣre。

6) “系” 清声母词反切是“古诣切”，是一个四等韵的开口见母字。浊声母词反切是“胡计切”，是一个四等韵的开口匣母字。“系”的上古清声母和浊声母构拟因此分别是\*kigh和\*N-kigh。清声母到中古演变成\*kiɛ，浊声母则从\*gigh演变到最终演变成\*ɣiɛ。

本文比较了这六个字在中古的读音以及它们对应的清音和浊音的读音，发现除了声母一个是见母、一个是匣母，介音也仍旧被保留。

“坏”、“干”、“垌”、“见”、“解”和“系”这六个字在上古读\*g-，表示至少有一部分的匣母字在上古和群母一样读\*g-，说明部分匣母字的上古来源和群母是一样的。这支持丘素郡和丁邦新的构拟，肯定一部分匣母字在上古读\*g-，和群母同源。

## 第二节 清浊别义当中清声母为见母，浊声母为群母的字

清浊别义字当中，清声母为见母，浊声母为群母的例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卷”字。这个字虽然收入在周发高的研究中，但却被分进去声别义的类别中，而不是清浊别义字。

“卷”字在周法高的记录中有两个音，上声和去声。上声读音的反切是“居切”，是一个动词。去声读音的反切是“居恋切”，是一个名词。“卷”字被记录在《论语》和《礼记》出现过。

周发高根据他所收集到关于“卷”的资料，认为“卷”是一个去声别义字。

“卷”字在周发高的记录中有两个读音，一个是见母上声字，另一个则是见母去声字。当“卷”读上声时，是一个动词而当“卷”读去声时，它就成为一个名词。

“卷”字在沈建民的记录中同样有两个音，不过一个是群母浊音，第二个是见母清音。群母浊音的读音“音权”，是一个自动词。见母清音的反切则是“眷勉反”，是一个使动词。“卷”字被记录在《诗经》出现过。

本文对比周法高和沈建民关于“卷”字的记录后，发现周法高并没有“卷”字在《诗经》的记录，有所疏漏。周法高关于“卷”的记录应该和沈建民相互补充，关于“卷”的记载应该总共是三个，分别在《论语》、《礼记》和《诗经》。“卷”

字不但是去声别义字，也是清浊别义字，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矛盾。因为本文讨论的是清浊别义，所以下面详细讨论“卷”字清浊别义的身份。

“卷”清声母词反切是“眷勉反”，是一个重组三等韵的合口见母字。浊声母词“音权”，是一个重组三等韵的合口匣母字。“卷”的上古清声母和浊声母构拟因此分别是 $*k^w rjan$ 和 $*N-k^w rjan$ 。清声母到中古演变成 $*k^w rjɛn$ ，浊声母则从 $*N-g^w rjan$ 最终演变成 $*g^w rjɛn$ 。

“卷”字是一个重组三等字，清声母是见母，浊声母是群母。清声母的反切是眷勉反，反切下字“勉”是明声母的重组三等开口字，构拟应该是 $*mrj-$ ，因而清声母的读音应该构拟成 $*krj-n$ 。不过，“勉”是唇音声母，唇音的开口和合口历来出现混淆的情形，因此“勉”字可能是被误分为开口字。另外，周法高研究中关于“卷”字的读音记录“居恋切”、“音眷”等都是合口字。增加了“勉”字是误分为开口字的可能性因此我把“勉”构拟为合口字，清声母的构拟也变成 $*k^w rj-n$ 。

“卷”字清声母的构拟是 $*k^w rjan$ ，清声母词根附上词缀后是 $*N-k^w rjan$ ，最终演变成 $*g^w rjɛn$ ，它的声母就是本文寻找的 $*g^w rj-$ 。这个构拟会出现是因为清浊别义字中出现了见母重组三等字，而清浊别义保留介音的特点让介音 $-rj-$ 和声母 $*g^w-$ 结合，形成 $*g^w rj-$ 。因此， $*g^w rj-$ 是给群母重组三等合口字的。既然 $*g^w rj-$ 是留给重组，那么采取类推的方式， $*grj-$ 的位置也是同样留给重组的。

“卷”字是唯一一个在清浊别义字出现的见母重组三等韵。虽然它的数量只是一个，但它足以判断 $*g^w rj-$ 的用途。这是因为之前非牙音的字证实清浊别义字保留介音的特点，“卷”字符合整个清浊别义的系统再加上 $*g^w rj-$ 的构拟不是直接构拟而是从 $*krj$ 演变而形成的因此“卷”字的例子是足够的。

“卷”的例子出现说明 $*g^w rj-$ 位置是属于群母合口重组三等韵的因此丘素郡不能把这个位置指派给喻三合口字。同样的，既然 $*g^w rj-$ 被证实是属于群母合口重组三等韵，那么 $*grj-$ 也应该是属于群母开口重组三等韵，保持这两者之间的平行性。

既然如此，那么丘素郡的构拟中就无法解释喻三合口字和喻三开口字，她的构拟因此出现缺陷。支持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是一个的学者找不到相应的分化条件，



这削弱他们说法的支持。而支持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是两个的学者并不受重组的影响，他们能找出相应的分化条件，这加强了对他们的说法的支持。

### 第三节 喻三字的上古来源

这次收集到的清浊别义字当中有清声母为见母，浊声母为匣母的例子、有清声母为见母，浊声母为群母的例子却没有清声母为见母，浊声母为喻三的例子。

如果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只有一个，按照李方桂、龚煌城和丘素郡的构拟，喻三的上古音值应该是 $g-$ ，那么喻三也应该会和见母字有清浊别义的关系但这是在我所收集到的例子所没有看到的，清浊别义字的例子只有清声母为见母、浊声母为群母以及清声母为见、浊声母为匣母。这便间接支持了丁邦新的构拟，喻三在上古时并不是 $g-$ ，而是有另一个来源。也就是此原因，喻三才没有和见母产生清浊别义。

不过，喻三没有和见母产生清浊别义关系除了上述的理由，还存有另一个可能，那就是喻三只是碰巧没有和见母产生清浊别义关系，而不是因为喻三上古时并不是 $g-$ 声母的缘故。这个原因自然也有它的可能性，不过本文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从上述的例子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声母或多或少都有至少一两个字产生了清浊别义，喻三没有理由成为例外。更大的可能性是因为喻三在上古时不是 $g-$ ，而是另一个声母如擦音因此无法和见母产生清浊别义的关系。

去声别义字	非去声	去声
王	平声（名词）	去声（动词，名谓式）
远	上（形容词）	去（他动式）
右	上（方位词）	去（他动式）
雨	上	去（他动式，使谓式）

图表 16：喻三去声别义的例子

喻三字通过去声别义的例子让这个可能性降到最低。如图所示，喻三字通过改变声调，从非去声声调变成去声声调，来改变词类以及语法功能。采取改变声调来

改变语法功能的方法的字而不是通过清浊别义的方法，除了喻三字，还包括影母、疑母等没有对应的清浊声母的擦音。倘若喻三在上古时和群母字以及匣母字来自同一个来源，一样读g-，那么喻三也应该是通过清浊别义的方式而非通过改变自身的声调达到改变字的语法功能的效果。

上古喻三归匣的理论是一个受大多数学者所认可的结果。从上述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一部分匣母字在上古时是读g-，和群同音。从喻三没有产生清浊别义现象而是有变调的现象的证据让我们知道上古的喻三不读g-。以上三条结论结合在一起告诉我们上古的匣母字一分为二，一部分和群母一样读g-，一部分和喻三一样读ɣ-。

综上所述，本文倾向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是两个的说法，上古的匣母字一分为二，一部分和群母一样读g-，一部分和喻三一样读ɣ-。

## 第四章 结语

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问题至今的研究至今已进行多年了。不少学者如高本汉、李方桂等都研究过此问题，如今，研究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问题的学者可以基本分为两派。第一派学者包括李方桂、龚煌城和丘素郡，他们认为群、匣、喻三同出一源，来自上古舌根音 $g-$ 和 $g^w-$ 。另一派学者则包括丁邦新和邵荣芬，他们认为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有两个，一个是舌根塞音 $g-$ 和 $g^w-$ ，另一个则是舌根擦音 $x-$ 和 $x^w-$ 。

支持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是一个的丘素郡的构拟可能出现问题。她的构拟所使用的 $*grj-$ 和 $*g^wrj-$ 被丁邦新和龚煌城用来区分群母重组三等韵和普通三等韵。龚煌城则认为上古的来母字的源头是 $*g^wrj-$ 。

经过分析清浊别义的见母字，本文指出 $*g^wrj-$ 和 $*grj-$ 位置的归属应该是群母重组三等韵，因此丘素郡的构拟出现缺陷，削弱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是一个的说法，也间接加强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是两个的说法。

丁邦新最终的构拟既能解释清浊别义现象，又补充了李方桂构拟的不足。除此之外，重组现象也被纳入考量，并不会影响群、匣、喻三的上古构拟。

然而，丘素郡指出了丁邦新构拟的缺陷。她指出丁邦新的构拟隐含中古和上古的谐声现象是相同的但通过包拟古的东汉谐声材料以及上古谐声研究，丘素郡发现其实中古和上古的谐声现象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丁邦新的构拟有问题。

丘素郡是通过包拟古的东汉谐声材料与上古的不同证明丁邦新构拟的隐含假设是不对的，因此他的构拟有问题。不过，本文在东汉的《释名》中的《释天》找到一个由见云二母构成的声训：晕捲（云见/文元）。东汉的见母字和喻三之间因此是有接触的。这说明包拟古材料关于见母和喻三没有接触的说法不太正确。

既然如此，丘素郡依照包拟古的材料推测上古到中古的谐声现象有改变有可能也是错误的。故丁邦新构拟的隐含假设未必是错误的，因此丁邦新的构拟仍然可以成立。

前文也提到龚煌城认为\*grj-位置是给来母字三等字的。乍看下，这和清浊别义的研究成果似乎有冲突，因为清浊别义的研究成果显示\*g<sup>w</sup>rj-和\*grj-位置应该是给重组的但龚煌城却把\*grj-指派给来母字。

不过，倘若仔细观察清浊别义中出现的\*g<sup>w</sup>rj-和龚煌城构拟中的\*grj-，两者之间其实并没有冲突。清浊别义中的\*g<sup>w</sup>rj-是从\*N-k<sup>w</sup>rj-一步步演变而形成的而龚煌城构拟中的来母字是从\*grj-演变成\*rj-，最终演变成\*lj-也就是来母三等字。所以在同一个时间段，上古声母系统不会出现一个\*g<sup>w</sup>rj-和\*grj-被指派两个功能的现象。早期会出现\*N-k<sup>w</sup>rj-和\*grj-同时存在的情形，前者演变成后来的\*g<sup>w</sup>rj-而后者则演变成来母字。而到了后期，当\*N-k<sup>w</sup>rj-演变成\*g<sup>w</sup>rj-时，\*grj-也就演变成\*lj-了因此同一时期不会出现一个\*g<sup>w</sup>rj-和\*grj-被指派两个功能的现象所以并不存在什么矛盾与冲突。

因此，丁邦新构拟中的\*g-应该更换成\*N-k-才比较准确。除此之外，\*N-k到\*g的演变阶段中间应该还有一个过渡阶段\*N-g。因为浊鼻音\*N放置在任何清声母前面，会导致清音浊化，变成浊声母，\*N-k才变成\*N-g。

另外，龚煌城根据汉藏语的比较指出，原始汉语曾经有一个词头\*N-，出现在浊声母前面，保存了复声母\*gr中的\*g-，使它免于脱落。这有助于支持本文对清浊别义浊声母的演变过程，所以\*N-k到\*g的演变过程是：\*N-k > \*N-g > \*g。

上古音	
N-k, N-kw + j-	> 群母开合口字
N-k, N-kw + 其他韵母	> 匣母开合口字
ɣ, ɣw + j-	> 喻三开合口字
ɣ, ɣw + 其他韵母	> 匣母开合口字

图表 17: 修订后的丁邦新构拟

综上所述，群匣喻三的上古来源一共有两个，一个是\*N-k和\*N-k<sup>w</sup>，另一个则是\*ɣ和\*ɣ<sup>w</sup>。群母字因此是派生词，是通过构词现象，在词根k-附上词缀N-才形成的。

最后，本文虽然确立上古的群匣喻三的来源是两个而不是一个。可是，关于如何具体地把匣母字一分为二还待其他学者加以研究。不过，邵荣芬通过谐声，已经把匣母字分成两类。后续的学者可以在邵荣芬的基础上，做出一个更精确的划分。

## 参考文献

### 中文论著

#### 专著

1. 曹述敬《音韵学辞典》（湖南：湖南出版社，1991年）。
2. 丁邦新《中国语言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3. 龚煌城《汉藏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4.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5. 刘冠才《两汉声母系统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6. 邵荣芬《邵荣芬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7. 沈建民《“经典释文”音切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8. 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篇》（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 论文

1. 洪波，杨作玲《先秦汉语“见”类动词的清浊交替及其来源》，见《民族语文》第一期（2010年），页 22-28。
2. 黄颖瑜《从频率效应看上古汉语\*-s 后缀》，南洋理工大学荣誉学位论文（2013年）
3. 金理新《上古汉语声母清浊交替和动词的体》，见《语文研究》第四期（2005年），页 27-31。
4. 梅祖麟《上古汉语动词浊清别义的来源－再论原始藏语\*s-前缀的使动化构词公用》，见《民族语文》第三期（2008年），页 3-20。
5. 梅祖麟《重组在汉语方言的反映-兼论《颜氏家训》所论“奇”、“祗”之别》，见《方言》第二期（2012年）页 97-103。

6. 孟爱华, 刘冠才《上古声母研究概述》, 见《文学语言学研究》4月中旬刊(2009年), 页40-41。
7. 丘素郡《从匣、群、喻三的上古来源再探上古音声母的构拟》, 南洋理工大学荣誉学位论文(2013年)
8. 孙志阳《<左传>中的使动用法》, 香港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
9. 杨先明, 宋亚云《评李方桂先生的上古声母系统研究》, 见《湖北社会科学》, 第5期(2010年), 页120-122。
10. 周法高《广韵重组的研究》, 见《史语所集刊》第13本(1948)
11. 竺家宁《试论重组的语音》, 见《中国语文》第四期(1995年), 页298-305。

#### 网上资源

1. 东方语言学上古音和中古音查询: <http://www.eastling.org/>

#### 英文论著

1. Baxter, William H. and Sagart, Laurent, *New approaches to Chinese word form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7): 45-47.
2. Haspelmath, Martin, Frequency vs. iconicity in explaining grammatical asymmetries, *Cognitive Linguistics* 19-1(2008): 1-33.